

泰国曼谷三所华文名校(中华中学、黄魂中学、新民中学)的校长于1938年12月在昆明联合创办育侨中学,1941年10月并入教育部、侨务委员会于1940年5月在云南保山创办的国立华侨中学。1941年底,教育部电令国立华侨中学改名国立第一华侨中学。1941年8月,国立华侨中学第二校在重庆创办,1942年3月改名国立第二华侨中学。1944年9月,两校合并为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国立侨中1946年5月启程,经梧州、广州、香港、跨山越海,历经艰辛,于9月抵达海口,奉令接收原日本海军第七基地为校址,从此开始了在琼州的办学历程。1988年定名为海南华侨中学。88载弦歌不辍,80年光耀琼州。值此侨中迁址海口80周年之际,学校特聘新西兰华侨作家、云南省侨联常委杨晓东先生撰文叙述侨中南迁史实,以激励全体师生弘扬“勇往奋进,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侨中传统精神,持续全面推进侨中更好发展,为海口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之城”、打造教育强市贡献更大的侨中力量!

# 1946:国立侨中南迁海口之路

杨晓东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教育部为将战时教育体系恢复到平时状态,于1945年9月下旬召开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并出台了一系列“复员”政策与办法。

针对国立中学(包括侨校),其核心原则是“交”与“撤”。绝大多数内迁的国立中学不再保留国立建制,移交各省市教育厅接管,在校学生原则上“复员”回原籍,由各省教育厅安排转学或借读,或转入省立中学继续学业。大部分国立侨校也移交地方,但国立第二华侨中学是特例,直接迁往更靠近华侨聚集地的海南岛。1946年6月12日,教育部副部长朱家骅讲:“国立侨校之迁设,已予统筹调整……海南岛地位重要,紧连南洋,对侨胞子弟入学尤为便利,故将第二侨中迁往该地,以求均衡发展。”

“复员”计划在1946年5月启动,国立第二华侨中学从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迁往广东省海口市,以满足战后归国华侨子女的求学需求。教育部、侨委会与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商办,于1946年5月初调派车辆,运送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师生经川、渝、黔至广西梧州。据《国立各中等学校工人数概况表》记载,当时国立第二华侨中学在校学生人数481人,教员23人,职员29人。春季高中毕业生考入高校一部分,职员自愿留川一部分,南迁时实际师生人数接近400人。

全校师生及学校财产分乘车队抵达梧州。短暂休整后,在大南码头乘花尾渡客船,沿“梧线”顺流而下,经过17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西堤码头。7月初全校师生在广州集结完毕,候船赴琼。

学校临时办公地点设在广州市华安酒店,学生初期住海珠北路的学校,后又搬至知用中学,

再迁教忠中学,侨生把教室的课桌拼成大通铺,将就睡觉,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在广州的战后救济总署给侨生发放少量的大米、罐头和其他救济品,学校又给侨生发放定额补助金,让侨生自行解决一日三餐。

在广州恰巧碰上广州市举办的中学生游泳比赛,国立侨中组队参加,比赛夺得多项冠军,赢得诸多赞誉。

全校师生在广州候船70天后,于9月初在广州天字码头分乘驳船到达东莞县太平镇的珠江口,登上招商局的万吨货轮“海章号”赴琼。侨生自办伙食,多日等候未见启航,所带大米全部吃完。学校派出周励桐等几个水性好的侨生坐救生艇去太平镇买米,把300多名师生吃的大米搬上货轮,实属付出移山之力。

“海章号”于9月10日清晨正式启航,向着香港方向航行。这一天正是1946年的中秋佳节,到达香港后,学校派出几名师生上岸采购食物,其他人都聚集在甲板上,一边观看香港的璀璨夜景,一边吃饼赏月,还在听海南籍的同学讲述海南风物。南迁师生在香港码头望着满月,寄望一帆风顺,度过了战后第一个愉快的中秋节。

第二天清晨,海风吹拂着“海章号”,香港气象台挂出了二号风球,属于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船长考虑到减少停泊费用,仗恃万吨巨轮能顶风破浪,抢在台风到来之前抵达海口,竟然冒险令启航。

在海天一色的航行中,侨生们心旷神怡地在甲板上下棋、诵诗、唱歌,在充满诗意的大海上谈天说地。

其实,“海章号”货轮船长的启航命令,无异于屠火积薪,而全校师生却茫然无知。

下午,天空骤变,风起浪涌,“海章号”开始摇晃。傍晚,大海风急浪高,暴雨倾泻。侨生郑应



▲海南华侨中学获得的荣誉。  
▲海南华侨中学校园一角。

瑜、周励桐、李庆和因与货轮三副蔡君混熟了,蔡君留他们三人在他的房间住,亲眼看见了“海章号”在台风中惊心动魄的挣扎场景。

在台风中顺风航行,海浪把货轮高高托举起来,又猛地一沉,如若触礁,定是殒身糜骨,若是搁浅,会倾斜翻船,葬身大海。晚上8点,船长果断命令“海章号”调头。货轮在风高浪急中试行调头几次,终因船体倾斜度太大而失败。船长在万分危急中冷静操控船头,最终侥幸把船头调转180度,于深夜零点迎着风浪驶进台风中心,“海章号”逆风航行,冲出重围,避免了一场“东方泰坦尼克号”海难灾难。

大多数师生都晕船,严重的流口水、鼻涕、眼泪、呕吐。少数体质强壮不会晕船的侨生,忙着安慰大家,拿万金油、话梅止吐。运往海口的书籍和实验仪器都损坏了。

“海章号”与台风经过24小时的拼死挣扎,最终穿越台风中心。风浪开始减弱时,船长看海图后方知一整天的逆风航行,只前进了三海里。船长命令“海章号”开回香港补给。由珠江口启航再返回香港,这一程足足用了四天。第二次停泊香港的时间是9月13日。晚上,有亲

友在香港的师生抓紧时间上岸,带回许多食物,与大家分享。师生们似大病初愈,难受的滋味无法叙述。

9月14日早晨,“海章号”启航离港,全速驶向海南岛。大海风平浪静,海鸟飞翔,海豚追逐。9月15日清晨,师生登上甲板观看日出,看着东方天际出现的橘红色朝霞和冉冉升起的太阳,欢喜若狂,与壮丽的海天融为一体,唱起了“海韵”之歌。“海章号”进入了琼州海峡,师生看到海南岛的剪影,内心激动,潸然泪下。

海南岛,国立侨中的师生在校长卢敏敏的带领下,风雨兼程,终于到啦!9月15日下午1时,“海章号”到达海口码头,全校师生乘帆船,驶向码头上岸,乘车到琼山中学暂住。

至此,国立侨中全体师生用130多天时间,跨越山海,走完了这段千磨百折历尽艰险的南迁之路。从此,开启了在琼州办学的光辉历程,发展成为名扬海南甚至南洋的一所名牌中学。

## 黄流母

吴松

入夜时分,城市的华灯逐渐亮起,给夜色增添了一抹绚烂的色彩。家门口的道路上,大车、小车和摩托车往来穿梭,行色匆匆,人们心似箭。

大榕树下,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蹲在地上向过往路人卖香蕉。她不时用手轻摆着箩筐里的香蕉,双眼扫向过往的路人,嘴里不时轻唤着:“卖香蕉喽,又香又甜的乐乐香蕉,10元4斤,10元4斤……”语气从容淡定,眼神却藏不住内心的急切,她盼望路人能驻足她的摊位,光顾她的生意,尽快把筐里的香蕉卖完。这两只箩筐承载的是一个家庭的日子和希望。

这条街的人都不晓得她的姓名,只知道她来自邻县乐乐,一个叫黄流的大镇。于是,大家干脆称呼她“黄流母”。

“黄流母”并不是她个人的专属称呼,而是出外做生意的乐乐女人的统称,她其实只是其中一员。“黄流母”顾家爱家,重视教育,砸锅卖铁都要送子女去读书,离家外出开饭店、摆地摊,不管多苦多累都能扛。

因离家近,我时常光顾黄流母的生意,偶尔也与她闲聊,得知她是一个乡村村妇,没读过几年书,远离家乡卖香蕉完全是为了赚钱给孩子读书。黄流母育有3个男孩,老大老二在读大学,老三还在读中学,家庭的重负不言而喻。孩子们的学业不容耽误,所以再多再大的困难,她始终坦然面对,用柔弱的肩膀为他们撑起一片蓝天。只要孩子们将来有个好前程,再苦再累也值得。当聊起3个儿子如何笃学勤奋、品学兼优时,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便泛出一抹光彩来,眼神中充满了自豪。

黄流母精明能干,谙熟香蕉买卖的门道。多年前,她就在我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用于存放香蕉。三亚流动人口多,香蕉售价好,她看准了香蕉市场行情,待乐乐的香蕉快成熟时就承包下来,到了收获季节便用一辆载重两吨半的小货车把砍下来的香蕉从乐乐运过来存放。她的丈夫在丹州社区市场负责做批发,她则挑担沿街叫卖。夫妻俩通力协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一天晚饭后,我外出散步,路过黄流母的香蕉存放库,见一辆小货车停在小巷口,几个工人披着夜色推着小板车忙碌着往储藏库搬香蕉。见我到来,黄流母便从路边的麻袋里摸出一串饱满金黄的香蕉送到我的手上,热情地说:“嗨哥(黄流人对兄长的尊称),拿去尝尝。”我摆手婉拒,她却执意往我怀里送,嘴里还嚷嚷说:“邻里邻居的又是老乡,还客气啥?”我拗不过她,只好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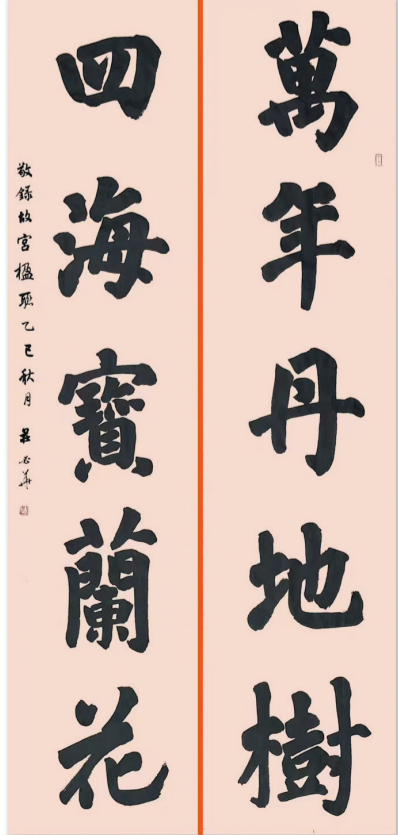
于是,我和黄流母站在一旁交流起来。我问:“香蕉销量怎样?”她答:“一星期能卖两车。”我粗算了一下,他们用拉香蕉的货车载重是两吨半,两车就是5吨重,若1斤赚0.5毛钱,一个月就能赚两万元,一年下来也能赚20多万元呢。我竖起拇指啧啧称赞说:“这香蕉生意稳赚不赔,一年下来可赚得不少呢!”她听了脸色立即沉了下来,然后用淡淡的语气说:“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香蕉生意风险也大,去年一

个‘剑鱼’台风就让我损失了十几万元,一年的心血全白搭了。”说完,她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投向那车香蕉。商海沉浮,既是博弈,更是生活!

黄流母做生意讲道守本分,童叟无欺。如今做买卖的都有一台电子秤,称东西既精准又方便,但黄流母却始终使用老款杆秤。有人说杆秤容易在秤砣上做手脚,吃秤头,黄流母听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说:“不信我的秤,可以把东西拿到电子秤上去称,我保证少一赔十!”有一次,我还真就看到一名顾客跟黄流母称过香蕉付完款后,直接把香蕉往自带的电子秤下钩一挂。当时,我还真为她捏了一把汗,结果证明我这是杞人忧天。只见客人向黄流母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公平,公平,老祖宗的杆秤就是公平!”

顾客走了,我悄悄地向黄流母为何不用方便快捷的电子秤,而是使用快被淘汰的老杆秤?她听了乐呵呵地对我说:“我是沿街叫卖的,电子秤遇到高低不平的地面,秤杆很难归零,称东西往往会缺斤少两。我宁可麻烦一些,也不做有辱祖宗的买卖!”

听完这话,黄流母在我眼前立刻高大起来,她就像那把快被淘汰的老杆秤,以公平的准星对待每一位顾客。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乐乐女人勤劳智慧、笃信重教的特质,感受到一种坚守传统、诚信经营的精神力量。黄流母就像城市夜空中一颗默默发光的星,虽不耀眼,却以自己的方式温暖着周围的世界。



庄必华 字



拾贝公园的蓝白色。欧远志摄

## 住“蛋壳”的人

王丹

对蛋壳人的了解,是从电影《浮城大亨》开始的。电影开头有一句旁白:“我们是蛋壳人,住在蛋壳里面的人。”蛋壳人以船为家,“蛋壳”说的是他们生活起居的船,形状像蛋壳,一家人日子过得有多脆弱,也藏在这个比喻里头。

明朝朱元璋那时候,朝廷搞了很严的户籍制度,人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蛋壳人在制度之外,不许上岸。这个规矩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废除。电影里的布华泉,起点低得不能再低,最后还是靠自己一点点往上走,混出了头。

今天在陵水蛋壳博物馆,我算是真的“窥见”了一些他们的日子。巴掌大的木船模型里,灶台、渔具、小床挤得密不透风。讲解员说,这是过去蛋壳人全部的家当。玻璃柜里有一顶褪色的贝壳婚笠,边上一圈缀着大海螺,说是挡风的。我盯着那顶婚笠看了一会儿——海上风那么大,几颗小海螺顶什么用呢?也许根本不是为了挡风,是新娘子心里慌,戴个东西踏实点。

博物馆没把这些旧物弄得惨兮兮的。它们就安安静静躺在那儿,像邻居跟你讲以前的事,不急不慢。但那些船啊啊,当年也在风浪里头颠过。博物馆大概也知道这个,所以没让它们一直静着。

感谢高科技。陵水蛋壳博物馆用了实景重建和数字投影,把人直接拽进另一个时空。我们站在电子屏幕前,嗖的一下,就被“吸”进蛋壳人的海上日子。先是风平浪静。天蓝蓝的,水绿绿的,船帆像白鸟漂在水面上。然后忽然就变天了。蔚蓝的海被墨色吞掉,狂风卷着大浪砸过来,礁石被拍得直抖,浪花碎成白沫子又给甩到半空中。我们好像真变成了蛋壳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那条破船,像一片让风攥住的叶子,在浪谷里给抛上去又摔下来。船板哐哐响,感觉随时要散架。男人们光着膀子,后背绷得笔直,两脚钉在湿甲板上,手里的桨攥得恨不得嵌进肉里——不敢松劲儿啊,一松手,船就得翻,要不就撞礁石上去。女人们

## 水塔、咖啡和火山

王娅

一个村庄能够出名,要么有奇山、异水、怪石,要么有古树、古迹或名人。可定安大山村的出名,却是因为村里的一座水塔。确切地说,是一座被废弃的水塔。水塔的废弃,是近几十年的事,不算古迹。可它怎么就爆火了呢?

这事得从三年前说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个年轻小伙子来到大山村玩,不料天空下起了雨,小伙子便跑进不远处的水塔避雨。站在水塔下,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看着锈迹斑斑的铁架,小伙子想,这塔能躲雨,并不是毫无用处,可见有用和无用,是要看你如何利用。蓦地,小伙的脑海里闪出一个大胆的构想。

有构想不难,难的是把构想变成现实。小伙子说干就干。没多久,挨着水塔,一座造型别致、颇有文艺范的咖啡木屋拔地而起,小伙子给它取名“水塔咖啡”。

水塔在农村不属稀奇物,咖啡屋在城里更是随处可见,可水塔和咖啡木屋组合,这就让人耳目一新,在规模不大的广告宣传之后,大家带着好奇心结伴前来。很快,“水塔咖啡”成了网红打卡地,不久,这一组合成了大山村的logo。

咖啡店能持续走红,关系到方方面面。在我看来,关键是利用了大山村那座被废弃的水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山村的开放、宽容和不拘一格,使得水塔化腐朽为神奇。

大山村其实无山,放眼四周,最多有几个隆出地面的小土丘,却大言不惭地取名“大山村”。

取名“大山村”也没错,每位来到大山村的人都能在大山村找到自己故乡的大山。庐山、黄山、武夷山……一座座名山从眼前掠过,又被我抛在身后。这些闻名遐迩的大山,就绘在村道一边的文化墙上。这手笔、这气魄、这谋略,还真跟“大山”契合。

更有甚者,每走两步,便有一块大石映入眼帘,仔细端详镌刻在石头上的字,心里不由得一阵狂跳: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王义方……每一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是一条贯穿上下数千年的文化长廊。走在这样的长廊上,我如漫步在历史与文化的崇山峻岭之间。因此,在大山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何况一座水塔的蜕变。

在老榕树硕大的树冠下,我们围桌而坐,品着咖啡,听大山村人、一位著名的学者侃侃而谈。从大山村的村史村貌到海南岛的前世今生,这位学者娓娓道来,他的精辟见解不时引得大家阵阵发笑,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我忽然一阵激动,在我们来大山村的一行人中,就有好几位巍峨“大山”——他们皆是各个领域和行业的领航人。村道石头上镌刻的那些名人,毕竟已离我们远去,跟我们隔着时间的隧道,眼前的“大山”,却让人心生仰慕之情,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山,大山。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力重千钧的词。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行业的大山,专业的泰斗。但是,我们能成为自己的大山,每天进步一点点,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不就筑起了自己的大山吗?我浑身发热,觉得在血管里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火焰。

这天的“水塔咖啡”除了我们,全是些稚气未脱的年轻面孔。我敢说,他们不是为一杯咖啡而来。是的,谁会为一杯咖啡来“水塔咖啡”呢?只要身处大山村,无论是石刻公园、百山图,还是橡胶林、莲雾园、冷泉,你总会有所获。

当然,既然来到大山村,来上一杯“水塔咖啡”,就是必须的。



水塔咖啡店。蒙海龙 作